

长镜头

南北《谷雨》怎样解读了历史上的中国

谢华



在新中国成立之前，祖国大江南北创刊过两种版本的《谷雨》期刊，其中一个版本1941年诞生在革命圣地延安，另一个版本出现在1947年的广州。同样名字的两份期刊，同样充满希冀和期盼的“谷雨”，都诉说了怎样的中国？

马兰草纸上的红色光亮

在陕北的山沟里，有一种随处可见的马兰草，它开的淡紫色的花叫马兰花。红军到达延安之前，纸张在陕北极其匮乏。在当时的困难环境下，延安的工人用马兰草制成纸张。这种纸，一面光滑，一面粗糙，虽然发黑发暗又怕水，但它却承载了革命的力量，成功缓解了延安纸张短缺的局面。《解放日报》《文艺突击》《大众文艺》《谷雨》等报刊，都是用这种纸印刷的。

《谷雨》创刊于1941年11月15日，由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编辑出版，舒群、丁玲、萧军等轮流主持编辑工作。当时的中国，正处于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充分认识到知识分子在抗战中的作用，认为共产党只有吸收大量的知识分子，并获得他们的支持，才能获得更多的抗战力量，加快建立抗日统一战线，从而取得抗战的胜利。

大批的知识分子，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号召下，或以“叛逆者的身份”（如丁玲、艾思奇、舒群、艾青等），或以“逃亡者的身份”（如周扬、雷加、马加、黑丁、李雷、罗烽、白朗、舒群等），或以“追求者的身份”（如王实味、何其芳等）奔赴延安，形成独特的“延安知识分子群体”。

“文抗”，便是这批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。“文抗”作家们通过自己创办的刊物《谷雨》，表达文艺思想和对抗战的热情、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。

1941年11月23日，《解放日报》曾以《延安新出文艺刊物三种》为题，介绍了《谷雨》的出版情况：“文抗主编之《谷雨》，鲁艺主编之《草叶》，诗歌总会主编之《诗刊》，均已先后出版。由新华书店总经售”。

在当时的延安文坛上，《谷雨》像《文艺突击》《文艺战线》《草叶》《诗刊》《大众文艺》《中国文艺》《文艺月报》等文艺刊物一样，在读者中产生过相当广泛的影响。

《谷雨》为16开本，是一份以发表创作为主的大型文艺刊物。刊名“谷雨”二字刊于封面的右上角，下方署有编辑单位、出版时间及目录。刊头与目录只占封面的1/3，左侧接着排正文。虽然刊头所占面积很小，却相当醒目，朴素大方。

《谷雨》虽然没有明确的发刊词和办刊宗旨，但是从它刊发的文艺作品来看，每一期都设有三个栏目，即“文学创作”“文学批评”和“文学翻译”。

“文学创作”与“文学批评”的位置比较



《谷雨》从创刊到1942年8月停刊，短短九个月的时间，出版六期，共发表64篇文章（含诗歌11篇），同时每一期各种文体所占比例也不同。这种灵活的结构，恰是当时自由的文艺环境的体现，作家们在这种自由的文艺环境中自由言说，自由创作，自由出版刊物。

《谷雨》是“文抗”的机关刊物，由“文抗”编辑出版。但是《谷雨》刊发的作品，并不都是由“文抗”作家创作，其中还有大量的作品来自“鲁艺”师生，以及延安时期其他的文艺团体。

例如，在《谷雨》发表作品较多的周扬、曹葆华、何其芳、厂民、舒群、鲁黎等是“鲁艺”教员；而魏伯、陆地、张潮、邢立斌等，是“鲁艺”的学生；吴奚如、艾思奇、方纪、余修等，来自延安时期其他的文艺团体。据大致的统计，《谷雨》大概有21篇作品来自鲁艺师生，这充分体现了《谷雨》的包容性。

《谷雨》第五期出版的时候，毛泽东同志刚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

孟子故里流苏开

赵波

城文坛的一大盛事。伫立于孟府青灰的屋檐下，目不转睛地凝视流苏花，亦或闭上眼睛感悟，你的内心一点一点澄明起来，安静而熨帖，仿佛一曲高山流水的古琴由清澈耳畔，让你恍然遇见旷世难求的知己，相对无言却是那般懂你。

作为亚圣，孟子继往开来，发扬光大了儒家思想，孔曰成仁，孟曰取义。孔子说，“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”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”；孟子说，“我善养吾浩然之气”。志是理想，是目标，气是动力，是能量。正气就是正能量，它的至高境界就是浩然之气。

登东山而小鲁，读《孟子》而知天下，自然足以增强志气、骨气和底气。孟子故里正能量充盈，“风雨中的牵手”“消防救援被困车辆”“隐姓埋名资助学生的好老师”“雨中路人抢救触电倒地女士”的故事广为流传，这些暖心的佳话，道出了孟子故里的蕴藉，

灵活，彼此不分前后，形成创作与批评互动的格局。在这样别致的栏目设置安排中，《谷雨》体现了鲜明的编辑特点。

《谷雨》刊发的作品有诗歌、散文、小说、杂文、文艺理论、外国文学译介等体裁，而这些文体几乎在每一期都有涉及。例如第一期中，编辑明确将文艺作品分为3个板块，分别为小说、诗与散文和理论。小说有丁玲的《在医院中时》、柳青的《一天的伙伴》，诗与散文有厂民的《我们的队伍》、庄启东的《塞外杂吟》、吴伯箫的《书》、何其芳的《饥饿》，理论有周扬翻译的《艺术与现实之美学的关系》等丰富的内容。

除此之外，《谷雨》作品的题材也是非常丰富的，如柳青的小说《一天的伙伴》、刘白羽的小说《在旅部里》《花朵》、黑丁的小说《我们第四小队》、奚如的小说《在晚霞里》、马加的小说《宿营——追忆亡友白乙化同志远征察哈尔时即景》、陆地的小说《落伍者》、厂民的诗歌《我们的队伍》等等。

《谷雨》发表的这些作品，及时地反映了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和斗争，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。除第一期将作品分为三个板块进行编排之外，其他刊期没有统一的格式，结构方面也没有固定的章程。《谷雨》总共刊发了两次征稿启事，一次是为《谷雨》征稿，另外两次分别是为《诗刊》《小说研究会》征稿。

为《谷雨》征稿的启事，刊发于《谷雨》第一期，其中写道“本刊欢迎各种文艺作品，如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速写、戏剧等和文艺理论。因篇幅有限，字数暂定在万字以下……”从这篇征稿启事中可以明确发现，《谷雨》编辑委员会只对文章的字数有限制，那是由于延安时期纸张短缺，而对于作品的内容、文体等均无限制。

从这篇征稿启事中可以明确发现，《谷雨》编辑委员会只对文章的字数有限制，那是由于延安时期纸张短缺，而对于作品的内容、文体等均无限制。

1945年1月，日军进犯粤北，坪石有被敌包围之危。中大再次宣布紧急疏散，东迁往仁化、梅县。校本部设梅县，仁化设分教处，往西走连县，设分教处。于是，中大分散于三地七县，处境艰难。

一时困留坪石的师生，成为断线孤飞的纸鸢。黄学勤教授的住所，连遭日军的数度抢掠，最后一把火烧成灰烬。为了保持中国士人的气节，他和夫人被迫抬着竹箩、水桶、炉子，在街上卖汤丸为生。

发行人梁余，在1920年八九月间，曾与梁冰弦、黄鹏声、区声白、刘石心、梁雨川、谭植荫7人和刘师复以及两个俄国人，组织了一个无政府主义性质的“广东共产党”，进行鼓吹无政府主义的活动，创办了《劳动者》周刊，成立了工人俱乐部，后又曾担任《闻声报》编辑。

编辑葩蕾，创办《谷雨》时刚好22岁，一边在大学读新闻系的专业，一边在杂志社工作，一生打算从事新闻事业，性格刚强，直率热忱，朋友广泛。

《谷雨》创刊号的出版，连筹备到集稿只不过半个月的时间，这是由于各地的稿件还不能如期赶到，草率地出版，致使选稿的标准难能符合用稿要求。所以编者在编后记中写道：“一切都在等待着读者和先进们的批评和指导，从而求取精进”。

《谷雨》封面上方附有插图，内容多为田间生活、运动的青年和社会生活，插图下方附有刊物格言“青年的文艺园地”。封面下方标有刊名，多为红底白字，并在刊名下方标有出版单位。

该刊栏目比较固定，具体包括文艺笔谈、蔡葵集、散文的卡车、诗的花果和学生界等5个栏目。

文艺笔谈在内容上主要涉及作家对文学创作的经验介绍，回顾自身的创作实践，提示写作方法，介绍相关文学理论，代表作品有《思想主义的诞生》《从谈话说起》和《写些什么，怎样去写》。

蔡葵集在内容上则关注时事变化，尤其侧重介绍世界各地知名政治家及其生平，评论社会现象，代表性文章有《多面看法》《法律这个东西》和《甘地的悲剧》。

散文的卡车则主要刊登涉及城市生活、

自然风光、日常生活和乡间回忆的散文，所刊文章用词优美，颇为耐读。

诗的花果则主要刊登各种题材的新体诗。

学生界主要刊登学生来稿，主题涉及社会变革的方向、时事评论、广州风光、乡村生活和学习生活，文体多为散文和诗歌。

文艺，是大家的東西，自然《谷雨》也是大家的。从创刊号到第六期，《谷雨》共刊发三次“编后记”。

创刊号的编后记是：“我们知道自己的力量有限，《谷雨》的创刊，这是说明我们开始于一个理想的园林、创造的企图。我们只不过搬动了一些杂草石块和翻动了一撮的泥土而已，未来的开耕，当待大家合力耕耘。读者们，请伸出你们热爱的手。惠给我们一稿子，参加《谷雨》基本订户，加入本社为基本社员，这都是我们最迫切的需求”。

第二次的“编后记”是：“这一期，终于在万分艰难的情形下出刊了，个中情况，我相信定会获得作者、读者们谅解的。关于本期的文章，编者不打算在这里加以介绍，横竖好恶美丑自有读者们去衡量。不过应加说明的是，本刊不是一个同人的杂志，而是一个读者的刊物。在这一期里面，除了学生界是由各校同学投稿外，每一栏里差不多都有一些读者的文章和新人的著作，也许有一些免不了带了一点着涩和粗糙的味道，但是只要有清新的风格，能够反映出此时此地一般人的思想和感情，我们还乐于采用的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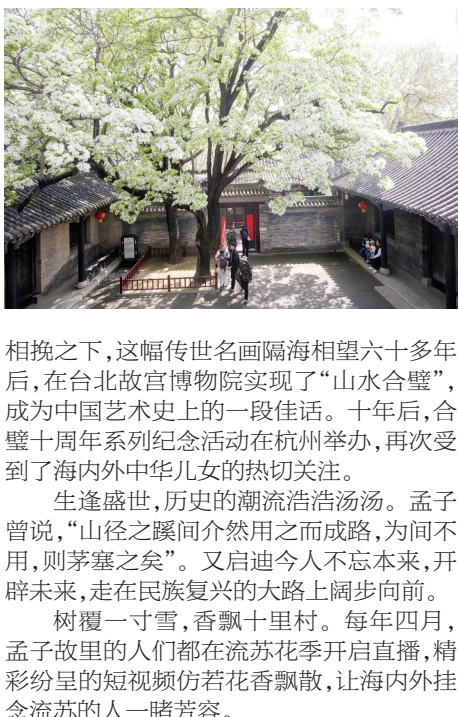
《谷雨》停刊的原因，是因当时的金融物价狂涨，面对这么可怕的情势，时年创办杂志却是奢侈的事，每期所能收回的书款微乎其微。虽然编辑们还是一再努力地谋出路，一个月筹不够钱就两个月筹。要不是读者们热烈的关怀和资助，恐怕还不能把第六期排印出来。

编后记写道：“这期篇幅又增加了，容量多了，但在质量方面我们仍感不足，今后仍希望多多努力，虚心地要求读者、作者给我们意见。对于下期，我们不敢相信什么时候能出版，但只要有一分力量，我们绝不倒下去。为这缘故，希望读者原谅我们的苦衷，尤其是订户。最后，我们呼吁读者们尽可能增加本刊港币订户。这样使本刊经费有所补充，而定者亦不受币值贬低之损失”。

作为文化类刊物，《谷雨》文艺月刊尽管现存数量较少，但仍然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前夕广州地区文学界的创作活动，为研究者了解这一时期地方文学工作者和办报人的思想动向、政治心态及社会观感提供了一定的参考资料。

- ①延安“文抗”创办的《谷雨》创刊号
- ②广州《谷雨》文艺月刊封面
- ③广州《谷雨》文艺月刊内页

■本文作者藏品图片



生逢盛世，历史的潮流浩浩汤汤。孟子曾说，“山径之蹊间然用之而成路，为间不用，则茅塞之矣”。又启迪今人不忘本来，开辟未来，走在民族复兴的大路上阔步向前。

树覆一寸雪，香飘十里村。每年四月，孟子故里的人们都在流苏花季开启直播，精彩纷呈的短视频仿若花香飘散，让海内外挂念流苏的人们一睹芳容。

又是一年流苏开，孟子故里待君来。

■吕卫锋 摄影



对于有过乡村生活经历，特别久居乡间又尝稼穡艰难的人，节气并不是书本里的古诗词，而近乎一种本能的生理反应，“春雨惊春清谷天”，物候的变化与农事的接续，是与自然和谐，而浑然一体的。

谷雨来了，作为二十四节气排行老六的节气，人们似乎并不在意，但是它的另一个身份，却让许多人顿生惋惜之情：“春天这么快就要过去了？”

谷雨是春季最后一个节气，每年4月20日左右，气温回升加快，雨水增多，已到了春季的末尾。

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标识，二十四节气的户籍其实注册在阳历。上古农耕以来，从四个节气，八个节气，直至三百多年前依据太阳黄经度数划分的方法，才有了现行的“二十四节气”。

节气对应阳历日期相对稳定，对应阴历有时会相差十天半月以上。2020年至2022年三年的谷雨日期，阳历分别是4月19日、19日和20日，农历分别是三月廿七、初九和二十。因为今年是闰二月，过了两个农历二月，三月初一就迎来了谷雨。

我不以为谷雨是春天的尾声，反而觉得它是春天的高潮。

唐代元稹有诗云：“谷雨春光晓，山川黛色青。叶间鸣戴胜，泽水长浮萍。暖屋生蚕蚁，喧风引麦莩。鸣鸠徒拂羽，信矣不堪听”。在谷雨时节里，春景犹如破晓阳光，青翠草木，山岳江河也好像披上一件青色衣裳。诗人笔下，万物蓬勃，正是大好春光盛景。

属于谷雨节气的花，足以让春天宏伟绚丽。紫藤花和牡丹伴随谷雨，芍药随后。而吃的食物，最应“春时”，椿芽、扁豆、春笋新甜鲜嫩，不像有些节气的专属食物，需要经过复杂的技术和繁复的程序，蒸煮油炸七八回，上下放置六七天。

谷雨并不是一个“吃”的节气，但也正因为忽略“吃”，反倒让人们青睐稍纵即逝的天然美味。而这时看重的是“饮”，因为谷雨前后正是绿茶采摘、生产的旺季。比如2012年起，谷雨日成为杭州市“全民饮茶日”。

除了采茶，谷雨时节的乡村，真正开启了农忙。我总是看见母亲坐在圆圈的竹匾旁，摊开洁白的纱布，用一只干净的羽毛，小心翼翼拨动极细小的蚕蚁，深情而专注。接下去的每天，是摘桑叶、喂桑叶。

摘的桑叶，从小竹篮到大竹筐，再到大捆大捆地背。桑叶从一开始切得细细的，像一根根绿色的线，到后来的切成大片，再后来就整张的喂了，最后连枝带叶一起投放。

白白胖胖的蚕，嘴巴看着小，却是大胃王，一天到晚勤奋地吃，整个屋子“沙沙沙”下雨一样。父母忙着摘桑叶、喂蚕、剔蚕茧，劳动量一边比一天大，等蚕宝宝上山，摘了蚕茧，人都累得瘦了一圈。

谷雨气温上升，种子生长快，父亲开始做秧田、播种。这就给夏天的“双抢”，留下了时光的记号。“布谷布谷”声中，谷雨播种的早稻，在夏天抢着收割，当天犁田、铺肥，当天或第二天插秧，晚稻无论如何必须在立秋之前插秧。于是，不得不打着火把连夜劳作，一边插秧，一边腾出手来噼里啪啦拍打蚊子。

这样劳碌的日子，父母也不忘抽出时间，到地头点瓜种豆。他们捏一把小锄头，腰间挂一只小竹筐，或提一只布袋，这与另外节气大开大合的劳动完全是两种景象。

谷雨时节继续着，有暖意，热未至；有凉风，寒已消。如今的村里，已经无人养蚕，年迈的桑树老态龙钟，也无需打理。人们不再种双季稻，不用再承受炼狱般的“双抢”辛劳。谷雨期间，田野里都是油菜小麦，秧田还没出现，绿色更加厚实，大地更加润泽。春天的高潮，让整个世界有了向上的力量，有了即将沸腾的热气。

中国节气

为国色天香冠名

王同举

谷雨时节，草木葱茏，鸟鸣啾啾，春水激湍，天光云影相辉映，暮春的诗意景象恣意铺展，正是“最美人间四月天”。“谷雨前后，种瓜点豆”，雨水充沛，气温土壤适合农作物生长，是春耕春播的大好时节，所以农事繁忙。“青簪笠将风雨带，短蓑衣向雨中披”。烟雨蒙蒙中，农人穿戴戴笠、扶犁扬鞭，俨然一幅美丽动人的春日农耕图。

清代诗人姚鼐在《山行》中写道：“布谷飞飞劝早耕，春锄扑扑趁春晴。千层石树随行路，一带山田放水声”。田野间，布谷、白鹇纷飞鸣叫，催促农人抓紧时间耕种。穿行于山林间，农田放水的声音不绝于耳。

谚语有云：“谷雨三朝看牡丹”。谷雨前后，是牡丹怒放的最佳时令，盛开的牡丹色艳、瓣重、朵大，极具观赏性。因此，牡丹也被称为“谷雨花”，是众多花卉中唯一以节气命名的花。

谷雨多雨，褪却尘杂，洗尽铅华，各色牡丹尤显清丽动人。唐代诗人王贞白在《白牡丹》中写道：“谷雨洗纤素，裁为牡丹白。异香开玉合，轻粉泥银盘。晓贮露华湿，宵倾月魄寒”。诗人以乍开玉盒及涂银的盘子，来比拟牡丹的香与色，贴切而又生动。“晓贮露华湿”，一个“湿”字，凸显了牡丹之娇艳欲滴。“宵倾月魄寒”，一个“倾”字，尽显出月光与花色交相辉映的动感画面，雅致而美好。

“诗写梅花月，茶煎谷雨春”。谷雨茶，是谷雨时节采制的春茶，也叫雨前茶，芽叶肥厚，色泽翠绿，清香怡人，深受爱茶人士青睐。晚唐诗人齐己在《谢中上人寄茶》中写道：“春山谷雨前，并手摘芳烟。绿嫩难盈瓮，清和易晚天。且招邻院客，试煮落花泉”。在轻雾如烟的茶丛中，翠绿鲜嫩的春茶很稀少，以致天气将晚，茶叶还没能装满筐。尽管茗茗难得，诗人还是迫不及待地招来邻院的客人一起品新茶。古时文人墨客在赋诗作画之时，尤喜焚香煮茶以待。“几枝新叶萧萧竹，数横嫩淡淡山。正好清明连谷雨，一杯香茗坐其间”。文人墨客一边临竹作画，一边品尝谷雨茶，那该是一种怎样的闲情雅致。

谷雨时节，开卷品读古诗词，与古人一起赏春景、品牡丹、试新茶，感受谷雨的诗意之美，定不负这人间好时节。